



隋書卷七十八

特而進臣意魏

徵

輒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
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
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
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
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者矣然昔之
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

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
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
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
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蹟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
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
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
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
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
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

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
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庚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庚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
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
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立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
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
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
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

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
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
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
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
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
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
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
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
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
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

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
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
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
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
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
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
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
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
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爽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

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

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日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日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卽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

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
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
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
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
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立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
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
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
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
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
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

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
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
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
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
胃立曆行及袁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
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
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
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

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欵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

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

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

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

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鑿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

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闔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

之及秀發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主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歌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烏情古廿卷行於世煬帝卒於東宮異之韋鼎賞賜太異也言天文之事不可誣煬關前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

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吳行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

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

隋書卷七十八 死傳
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諳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

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

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

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天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樽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

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張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民而蕭吉

楊伯醜劉祐

臨孝恭

羊祜三正時以正月為四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

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

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
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
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
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
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
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
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
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
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
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

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
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
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
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
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
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
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
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
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
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

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
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
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
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
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
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
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
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
之日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

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
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
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
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
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
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
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
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
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
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

二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
數知名卷中錄要卷一卷字錄八卷藝錄六卷樂譜十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
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
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
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
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
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
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
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羣女子抱

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
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
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
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
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
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
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
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
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
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

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欵

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十二張胄立

張胄立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熒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
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
立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
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立等辯析之暉杜口
一無所答胄立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
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
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
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

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
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立所爲曆法與古
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
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劘
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
度胄立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
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
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
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
加減章分進退蝕食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

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
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
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
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
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
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
行黃道歲一周天日行日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

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
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
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
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
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
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
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
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
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
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

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立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不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立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

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立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立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立積

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百回普民... 許智藏

許智藏

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

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王令言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

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音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

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

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饑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也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

隋書卷之六十八 列傳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當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
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
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
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
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
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
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
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
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
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
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
誕矣

隋書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魏徵 上

隋書卷七十九 呂夔

車廂唐其車特心進云臣 魏徵 上

魏徵列傳第四十四 曰而言若此而西國之

而皆外戚糾全北夫惡蘇家以州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

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

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

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

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

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梁竇鄧

乾隆四年校刊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

四

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
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
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
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
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
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
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
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
車輒敘其事爲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
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
爲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
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
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竝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
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
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
頑駮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
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夫似苦桃
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頰厚加

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
卽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
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
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宋以獨孤羅

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爲荊州刺史武
帝之入關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
是遂爲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爲大司馬及信爲宇文護
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
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

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
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
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
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
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
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
重之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旣受禪下詔追
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
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
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彌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

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賧言令範
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
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
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
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
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
施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
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爲梁州
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
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

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
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
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爲賊所執賊
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
大業末卒之言千牛者風也其國思也獨孤施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
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
軍久之出爲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
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
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

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隋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隋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隋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隋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井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

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隋未幾而卒煬帝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隋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

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隋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其人蕭歸

子琮

琮弟瓚

蕭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啓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啓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啓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

之啓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啓薨歸嗣立年號天保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滄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場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

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疾屬纊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

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歸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

梁國世積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制恒加餽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鄴州琮叔父巖及弟瓚

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

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日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旣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暹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獻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荊州刺史頗有能名

崔弘度以兵至都州璠懼與其叔父巖奔於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璠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譽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璠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璠由是益爲衆所歸褒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璠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璠衆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敗璠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

一弟璟為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歷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隋書卷七十九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高祖外家呂氏傳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

楊諱妻。○監本諱訛作廣

臣映斗

按高祖外家呂氏

苦桃即高祖之母高祖之父諱忠高祖諱堅煬帝諱

廣當作為楊忠妻原其所以訛者舊本必係諱字而

本書惟晉王廣屢見廣字多作諱字後人改明諱字

為廣字遂并此諱字亦改廣字而不覺其大謬也但

此本隋朝奏牘若竟改忠字亦非本來不如從舊本

作諱字

并輯字

此本韻傳奏削其竟也志字亦非本來不改並舊本
 之為與字後并此輯字亦如韻字而不覺其大略也
 本書郵晉正與集見與字交并輯字外人如問輯字
 與當并為對忠妻其所以為晉本也并輯字而
 苦林唱高師之并輯字交并輯字而
 對高師妻。蓋本韻傳并與
 高師收察呂刃與并與丁呂水
 日再并故字苦林為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隋書卷八十五文中

關刻唐主特正進師臣文魏徵

列傳四十五

列女其無志以慕節女之風云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
 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
 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
 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
 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
 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

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卽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

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
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今其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
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
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
及弑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
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
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
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

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
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
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
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
主泣曰武賁旣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
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
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
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
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
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

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命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旣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勵因取甕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早天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瀨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

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

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入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

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

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
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
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
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
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益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
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
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
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
祖異之拜益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

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
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
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
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
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益斬獲佛智
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
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
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
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

附錄卷之十 列傳 七
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爲誠敬夫人

寶蓋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迴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郡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

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

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

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

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
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
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
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
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
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
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
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

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
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
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
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
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
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
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鳴
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
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
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

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

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蘧條上作獠儻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鞞鷹繼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

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欷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

鍾士雄母

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

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小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

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
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
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
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
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
東武世以世傳
哀風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在文學傳家有素
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
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

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
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
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
亡自可卽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
悉露縛於牀簣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
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
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
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
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

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真心峻節志不可奪唯
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
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
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
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
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
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六

隋書卷八十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
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
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成請殺之
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
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
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

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
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閻達嗣至其孫
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
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立孫之子曰昭列帝爲慕容
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爲百
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
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後
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
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
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

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
不息官有太太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
烏拙次太太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
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
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
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
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
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
逆者縛之於柱焚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
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

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泚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儺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

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七十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

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
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
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
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
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
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
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
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
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

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
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
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
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
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
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
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
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
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
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

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

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

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

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

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
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
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
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
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
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
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箏箎笛之樂投壺
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
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芴氏解氏貞氏國氏木
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豬

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
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
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
戰船漂至海東舳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
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
旣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
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
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
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
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

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

月有舳舻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

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千貴如相國次伊尺千次迎千次破彌千次大阿尺千次阿尺千次乙吉千次沙咄千次及伏千次大奈摩千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

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六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栗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

日白水部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姪而妬其妻外姪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姪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

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

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

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十一六間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織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鬪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去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刃稍弓箭劔鉞之

屬共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鬪體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麩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

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
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
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
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去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床
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杉梓竹
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
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
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閭戶上必

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
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
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
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
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
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 used 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
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
二日至鼉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
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
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
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

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脚踏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

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
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
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裋襦其袖微小履
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
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
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
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裋襦裳皆有襪擻竹爲梳編草
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
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
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

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
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絃鋸其項或置小
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
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
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
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
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
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解葉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

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
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歛以
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
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
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
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
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
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
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
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斐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
竹島南望舳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
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
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
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
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
勞旣至彼部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
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
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

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
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卽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
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世宗朝外
二百餘歲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
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
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縣邈山海
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
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
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

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
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
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
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
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
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
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
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
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

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
 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蓋祖二外賈而孫之以爲
 日蘇實懋者昌蘇實此者亡然蘇東之此不似蘇蘇繼
 釋兵數不難四夷雖然蘇以土出故其國兵志皆之
 半由隄魏三韓之類魏幾千餘之蘇小四鄰之難同困
 皇之末古事發空天却不味禍發無也二外承基志回
 豈非蘇天之恩而自平自高蘇蘇存周繪惠此中獨開
 節亦無婚繼繼蘇之此亦矣結結其俗之可計者
 不韜非夫昔之數風其難維維以禮必姑其子曰言忠
 隋書卷八十一樂文史學

